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五代二 晉

贈太傅羅周敬墓誌銘

碑高三尺五分廣二尺九寸四分四十五行行四十四字正書在洛陽縣

晉故竭誠匡定保乂功臣特進檢校太保右金吾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太傅羅公墓誌銘 并序

朝請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柱國殷鵬撰并書
夫天地肅物松柏猶或後凋郊藪呈芳芝蘭焉能長秀

故老氏有必摧之歎仲尼興不實之悲衆木佝而梁棟
傾嚴霜重而祥瑞去物之有矣可得喻焉 公諱

周敬字尚素其先顓頊之裔也封於羅以國爲氏地連
長沙因家焉 公卽長沙之後也 曾祖讓皇檢

校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娶宋氏封越國太夫人

祖諱應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長沙
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諡曰莊肅娶趙國夫人呂氏
先薨又娶吳國夫人王氏爲時之瑞命世而生個儻不
群英雄自許有唐之末大盜助興鎮守一方廓清千里
上則忠於 社稷下則施及子孫 烈考諱紹威

皇天雄軍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鄴王贈守尚書令
謚曰貞莊 天地鍾秀山河孕靈下筆則泉湧其文橫
戈則雷震其武惠惟及物明可照奸曠古已來罕有其
比 貞莊有子四人長廷規天雄軍節度副大使檢校
太傅駙馬都尉少薨贈侍中次周翰義成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駙馬都尉亦少薨贈侍中次周巖前保大軍行
軍司馬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大夫柱國賜紫金魚袋
早歷通班繼爲上不綽有器業可奉箕裘公卽貞莊公
第三子也性稟淳和生知禮樂早失天廕幼奉母儀
秦國夫人劉氏卽故兖州節度使太師公之第三女也

蕭雍無比柔順有聞示以愛慈加之訓導遂令諸子悉

著菱名時 梁乾化初 公之次兄方鎮南燕 公時

年九歲 秦國夫人歸寧於 兗州太師之宅遂命侍

行至 闕下梁口主宣召入內對敷 明庭進退有度

上甚器重之遂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紫金

魚袋自此恒在 宮禁出入扈從 乘輿與 皇親無

間侍立 晁旒多備顧問無非辯對深恰 宸衷上

尤奇之其年秋七月歸南燕甲戌秋七月 公之次兄

薨於滑州之公府上聞訃奏乃謂近臣曰羅氏大勲之

後宜賞延遂命公權知滑州軍州事檢校禮部尚書冬

十月上表乞入 觀十一月至 京師朝謝畢翌日有
制授宣義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年方十歲位冠
五侯甘羅佩印之初未爲少達王儉登壇之日已是老
成十二月至自京師乙亥春三月鄴中搆亂河上屯兵
况處要衝屬茲征伐事無巨細 公必躬親道路有頌
聲軍民無撓政丙子春二月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
僕射是歲 公年始十二作事可法好謀而成政絕煩
苛人臻富壽忽下徵黃之詔俄諧會尸之期戊寅秋七
月朝于京師有 詔尚主公拜表數四辭不獲免遂授
檢校司空守殿中監駙馬都尉壬午冬十月出降普安

公主傅粉何郎晨趁月殿吹蕭秦女夜渡星橋一時之
盛事難儔千古之清風盡在癸未春三月除光祿卿冬
十月 唐莊宗收復梁園中興唐祚屬當郊祀無失職
司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至 明宗慕紹之初除
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秋九月轉左金吾衛大將軍
充街使執金在彤庭之前佩玉向丹墀之上仕宦之貴
無出於斯上以 公久居環衛之班頗著警巡之効至
戊子二月有制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司徒仍賜耀
忠匡定保節功臣下車之後布政惟新福星爰照於左
馮暖律又來於沙苑庚寅夏四月上以鬪丘禮畢慶澤

溥行就加檢校太保仍降 璽書其年冬十一月朝于
京師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
夏六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軍甲
午春加特進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竭誠匡定
保乂功臣丙申九月 唐廢主以汴師北征命公以所
部禁旅巡警夷門公英斷不回至仁有勇當危疑之際
立鎮靜之功浚郊之民于今受賜 今皇帝并門鳳舉
洛水龍飛力頌推崇首來入覲上嘉其懿効旌彼殊庸
遂除右金吾上將軍菱莪出惣藩宣入居嚴衛外則作
疲民之藥石內則爲 天子之爪牙文武兩班踐揚將

遍物禁太盛古之有言壽年未高染疾不起以天福二
年七月二十七日薨於汴州道德坊之私第享年三十
有三嗚呼皇天莫問佞云輔德之言大夜何長其有殲
良之歎 上聞所奏惻怛哀慟輟視朝兩日厚加賜幣
贈太傅 君臣之義終始克全公以己丑歲五月 梁
普安公主薨於同州後再娶東海郡徐氏夫人卽故東
川節度使太師弟五女也蕙質蘭姿懿德令範孰念孤
鷲之歎自傷黃鵠之歌 公有姪延口見任閑廐副使
卽魏博口大將軍侍中之子也朴玉其儀渾金其器度
評口口相貌口口口口人口口口 公亦三子四女

長子延賞守太子舍人次延緒次延宗皆稟庭訓悉紹
家聲龍駒鳳鸞得非天性良金瑞玉自是國棟終天懷
風樹之悲踏地有慕莪之痛長女適郝氏次適婁氏二
女方幼諸子皆普安公主之出也 公主靜惟閑雅動
有規儀休聲首冠於 皇口 淑德克彰於婦道帝王
之女無以過焉 公性不好弄幼善屬文嚴毅而至和
溫恭而難犯言惟合道動不違仁張充一變之年已功
成名遂口口口口之日乃善始令終以丁酉歲冬十月
六日安葬於洛陽縣之原禮也孤子延賞等泣告鴈曰
公之履行為衆所知 公之勲庸歷代罕比若非故

舊孰能縷陳鵬列親表之間受 顧命尤最難避狂簡
輒勒貞珉序不盡言乃爲 銘曰

積慶之門 挺生奇傑 入觀堯庭 出持漢節

十乘啓行 万夫觀政 宵旰無憂 袴襦入詠

英華發外 清明在躬 惟忠惟孝 立事立功

滑臺去思 璧田來暮 藹然休光 綽有餘裕

摘繡文翰 傅粉容儀 承顏紫禁 飛步丹墀

門盛七葉 祿逾万石 外冠時英 內光 帝戚

庶事累朝 荐逢多難 動有成功 舉無遺筭

秋敗芳蘭 地埋良玉 山雲晚愁 林風夜尖

王孫一去兮不復還
陵園草色兮秋實春綠

洛陽縣 清封鄉 積閭村

誌石出土當庚戌歲七月洛水北溢冲激崖岸墓陷於水惟石爲土人移置僅存于案誌文稱周徽曾祖讓皇檢校司空累贈太師封南陽王薛史失其名歐史亦不著其官階祖宏信皇天雄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長沙王累贈守太師累封趙王諡曰莊肅薛史載宏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臨清王歐史僅書爲節度使唐新書宏信傳徒臨清郡王又追封北平王誌言紹威有子四人長廷規次周翰次周允書官並較史爲詳然周翰史載爲宣義軍節

度使誌稱爲義成職方攷滑在梁稱宣義唐改爲義城
周翰官於梁而誌以唐代遷易之鎮名書之於事爲失
實次卽周敬字尚素初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仍賜
紫金魚袋權知滑州軍州事檢校禮部尚書尋授宣義
軍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薛史所云命爲兩使畱後尋
正授旄鉞正指其事而檢校尚書右僕射則無此文又
移鎮許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又授檢校司空守殿中
監駙馬都尉薛史授祕書監與殿中監文亦小異入唐
嘗莊宗時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明宗除右金吾大
將軍充衛使遂轉左充使如故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

司徒仍賜耀忠匡定保節功臣加檢校太保除左監門衛上將軍轉左領門衛上將軍轉左武衛上將軍入晉除右金吾上將軍薛史載莊宗卽位歷左右金吾大將軍据誌文則莊宗但封侯加邑明宗始除右金吾又轉左耳周敬在梁移鎮許田史言忠武此亦唐改軍號而史以加於梁臣蓋錯紀也史載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當以始除及入晉凡四遷而功臣賜號史不及之周敬兄弟四人竟脫周允不錄皆宜依誌文爲据誌前列朝請大夫行起居郎充史館修撰柱國殷鵬撰并書薛史鵬

字大舉大名人為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
史館修撰與此題合其階勳失書也又 曰周敬之

葬在洛陽清封鄉積洞村今誌石所出直石嘴之西
數十步蓋於墓地猶可攷而五代墟聚之名亦以附

傳於後金石豈惟補史闕文哉 授堂金石

按碑文共二千餘字皆明白可誦周敬薛史有傳

碑稱周敬曾祖讓祖宏信父紹威兩唐書皆有宏
信傳薛歐兩史皆有紹威傳其書官與碑詳略具
著授堂跋中惟謚曰貞莊薛史所無歐史作貞壯
又徵異耳碑叙周敬于梁時代周翰權知滑州軍

州事至末帝末除光祿卿與史多合歐史紹威傳
稱周敬唐莊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
軍節度使罷爲上將軍薛史稱莊宗卽位歷左右
金吾大將軍明宗卽位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
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
碑則云癸未十月莊宗封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
明宗初除右金吾衛大將軍充衛使九月轉左戎
子二月授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司徒仍賜權忠
匡定保節功臣庚寅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十一月
除左監門衛上將軍九月轉左領衛上將軍辛卯

六月又轉左武衛上將軍癸巳五月除左羽林統
軍甲午春加特進階封開國公食邑二百戶改賜
賜誠匡定保乂功臣入晉除右金吾上將軍是周
敬封侯加邑在莊宗時而其除右金吾轉左皆明
宗時事其授匡國軍節度使亦在明宗卽位後二
年加檢校太保除左監門衛上將軍則又長興元
年之事皆史氏記載之外至長興四年以後及八
晉歷官史亦未之詳也碑又云以天福二年薨享
年三十有二史則云年三十二按周敬以梁末帝
乾化初從母秦國夫人至闕下始授檢校尚書禮

部員外郎時年九歲明年代周翰節制滑臺時年
正十歲與史傳合則至天福二年實三十三歲兩
史皆誤歐史又云周敬娶末帝女曰晉安公主薛
史作普安公主以碑證之則舊史是也五代會要
載梁少帝公主長壽春次壽昌獨無普安封號何
歟碑叙所葬地但云洛陽之原而碑末別書洛陽
縣清封鄉積潤村一行向來碑刻未見此例然河
南通志陵墓類河南府下失載羅周敬墓正當據
碑俾後人知其所在補之可見書碑不得過略矣

溪州銅柱記

全名去刺卷三十一
九

記入面高六尺八寸四分而廣六寸五分
四十二行行五十七字正書在辰州府

天策上將軍江南諸道都統楚王希範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溪州諸軍事
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長沙縣開國伯食邑
九伯戶五溪口團練使彭

下有押字不可識

天策府學士江南諸道都統掌書記通議大夫檢校
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宏
景撰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

楚王召天策

府學士李宏景謂曰

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

八年平復側於龍編樹銅柱於梨浦其銘曰金人汗出
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

祖宗之

慶運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于南夏者乎今五溪
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
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

前

烈爲吾紀焉宏皋承

教濡毫載叙厥事益聞祥

柯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
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師号精天相名姚氏漢則
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迓來豪
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賊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

印家惣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
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
不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間隙俄至
動搖

我王每示

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

患深入郊圻剽掠耕乘侵暴辰澧堰吏告逼郡人失寧
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

晉天子肇創

丕基

倚注

雄德以

文皇帝之徽号繼

武穆王之令

謨

冊命

我王開天策府

天人降

止備物在庭方振

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

俟緩懷而邊鄙上言各請効命

王乃以靜江軍

指揮使劉勗率諸部將付以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
彼乃弃州保嶮結寨馮高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勗
虔遵

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

既合水泉無吸引之門樵採莫通糧糗乏轉輸之路因
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爲父輸誠束身納款

我王愍其通變爰降

招携崇侯威德以歸周孟

獲畏威而事蜀

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

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
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

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

傷

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于
平岸溪之將佐衛

恩向

化請立柱以誓焉

於戲

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錫士無告勞

肅清五溪震聳百越丘平壇理保乂

邗家尔宜

無擾耕乘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
端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復求威

天地之至仁尔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
庇尔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

祖宗之德宏臯仰遵

王命謹作頌焉其詞

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
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
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
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
推誠奉節宏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
判內外諸司事永州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
持節永州諸軍事行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 教監臨鑄
造

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愁與五姓歸
明衆具件狀飲血求誓

楚王略其詞鑄于柱

之一隅

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已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

九月蒙

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願將

本管諸團百姓軍人及父祖木分田場土產歸明王
化當州太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依
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州四界
劫掠竝盜逃走戶人凡是王庭差網收買溪貨并都
幕探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縣職掌

有罪本都申

上科愆如別無罪各請不降官

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

歸順

王化永事

明庭上對三十三天

明神下將宣祇爲證者

王日尔能恭順我無

科徭本州賦租自爲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
金革之虞克保耕乘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

推誠可以

元鑒

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

鑄八月甲午朔九日壬寅鑄十二月壬辰朔二十日

辛亥立

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愁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前砂井鎮遏使三井都管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龔明芝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
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安寶

彦

武安軍節度衙前兵馬使前溪州左廂都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向宗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攝溪州司馬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仙

武安軍節度副將充溪州知後官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朱彥臨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口都指揮使知使防邊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允瑤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
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倬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尚書左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彭師杲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都將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史大夫上
柱國彭師杲

武安軍節度同十將前溪州左廂都虞候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龔貴

武安軍同節度副使前攝大鄉縣令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富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靜寇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
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田宏祐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 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樾

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允金澗里指揮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覃彥勝

武安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都將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
是

前溪州大鄉縣令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彭允臻

武安軍節度攝押衙充靜寇都副兵馬使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田思道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涪州軍州事兼監

察御史武騎尉彭□□

以下題名皆屬入文
字中故附列于後

知夔州軍州事彭君庸

知忠彭州軍州事彭文綰

知南州軍州事彭光明

知州彭文傑

團練彭如遷

前三亭縣令彭如喜

三亭縣令彭文雅

都監彭文威

溪州都監彭如興

溶州都監彭仕明

統軍使彭如武

都揮指使彭文仙

知萬州軍州事田彥存

高州巡檢使彭如聰

巡檢使彭如品

十洞彭如意

統軍彭仕進

排軍指揮使陳文綰

巡檢朱繼顯

教練使屈思

靜邊都指揮使彭文勝

溪州軍事推官辛白

湘州羅文嘯

史軍羅万能

巡檢羅万貴

錄事參軍康保誦

水南都指揮使羅文彦

金唐縣田成益

教練使彭進

溪州知州彭君善

鈐轄覃万寅

五都彭如亮

五溪巡檢使知向化州彭如會

知保靜州軍州事彭光陵

知來化州軍州事彭允會

知威化州軍州事覃文綰

團練向行仙

古州覃萬貴

五溪都招安巡檢使田思滿

左衛龔貴尉

知永州軍州事彭君昌

溪洞巡檢使知武寧州軍州事彭口口

知高州軍州事軍文勇

知渭州軍州事軍允贊

知州朱進通

知州符彥貴

鈐轄彭如權

鈐轄覃文見

知州田彥勝

通判田彥強

知州田思趙

施西知州彭允師

銅柱高壹丈貳尺內入地陸尺重伍阡斤并石蓮花
臺及下有石類

維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此行在第一行復漢州
銅柱記之下宋人題字

馬希範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
軍谿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之士愁
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將軍援
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

舊五代史

銅柱在會溪城晉天福五年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
求盟楚王馬希範請于朝以立之學士李舉爲之銘

五代史謂之彭士然者字之訛也當以銅柱銘爲正

天下輿地碑記

溪州銅柱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子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曷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曷幽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甞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甚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曷俱從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曷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曷奉希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十國春

秋云希萼入府視事吳宏彭師曷見希萼皆釋不殺賜希廣死彭師曷葬之瀏陽門外師曷疑卽師杲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司空觀此碑所書蓋自馬氏時已然矣

池北偶談

右銅柱記楚王馬希範與溪州刺史彭士愁立誓范金爲柱命掌書記天策府學士李宏皋作記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重五千斤環以石蓮花臺在今辰州溪蠻境上去府治百餘里以是罕有摹拓本流傳于世卽好古如翟趙會洪諸家亦未之著錄也子年

三十讀歐陽子五代史愛其文辭及覽觀司馬公通鑑編年叙事反詳于國史之紀傳心竊未安因與鍾秀才淵映約分注歐陽子書旣而子從雲中轉客太原訪沙陀北漢故蹟殘碑斷碣摩挲抄撮淵映亦多所攷證不幸客死于燕遺橐盡失從此子無相助者興轉闕珊矣康熙戊午崑山葉徵士奕苞相聚京師語及金石文自言家有銅柱記拓本乃託其郵致其錄記文審定楚世家之誤 溪州銅柱記卷還葉氏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檢視曩時跋尾于宏阜本

本末未之詳乃命裝潢手作冊綴舊題于前續書其
末馬希範之喪天策府都尉希廣其同母弟武陵帥
希萼其庶兄宏臯主立希廣而大校張少敵憂之謂
曰希萼次長負氣必不爲都尉下且與九溪蠻通好
若不得立勢將引蠻軍爲亂幸熟思之宏臯不從少
敵遂辭去希廣立未幾希萼果以武陵反合九洞溪
蠻分路齊進遂至長沙繼希廣于郊外而支解宏臯
此事歐陽子亦略而不書溪州靜邊都向化立誓狀
具于天福五年正月記撰于是年五月柱鑄于七月
字鑄于八月立于十二月宋天禧元年十一月移鑿

今所據書
亭集

希範馬殷子也殷由梁而唐而晉奄有南夏希範以
次襲爵楚王唐廢帝清泰三年賜弓矢冠劍晉高祖
天福四年加天策上將軍開府如殷故事溪州卽今
湖廣永順軍民府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五
溪諸蠻彭氏最大史稱希範遣劉勅劉全明以步卒
五千攻彭士然士然遣子師曷降于勅乃立銅柱爲
表命學士李臯記之按碑曰士愁而非士然曰宏臯
而非臯曰師臯而非師曷有勅而無全明史云南寧
莫彥殊都雲尹懷昌牂牁張萬清率其本部共三十

七州附于希範合彭氏爲四而碑云五姓歸明碑中具彭氏誓詞及希範答語後列彭氏子姓從臣之名字殊醜惡以其與史互異錄之吳任臣十國春秋云通鑑作彭仕愁五代史作彭仕然而以此銅柱作仕然爲可信予所得拓本爲士愁字畫顯著爲無可疑未知志伊所見又與予異何也

金石錄補

銅柱記李宏皋撰宏皋卽馬希範依其父殷所置學士十八人之一也宏皋史皆作臬避宣祖諱剛之舊五代史希範傳晉天福中授江南諸道都統又加天策上將軍溪州洞蠻彭士愁寇辰澧二州希範討平

之士悉以五州乞盟乃銘于銅柱希範自言漢伏波

將軍援之後故鑄銅柱以繼之

歐史漢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

州希範遣劉勃劉全明等以步卒五千擊之士然大敗勃等攻溪州士然走樊州遣其子師昌率諸蠻首降于勃溪州西接梓柯兩林南近桂林象郡希範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象銘之今記文稱

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子龍編樹銅

柱于象浦是其事也記文吳任臣十國春秋全見宏

舉傳案記文五溪初寧傳作初輯式昭恩信傳作或

昭恩德載叙厥事傳作敬載厥事益聞梓柯接境盤

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傳作梓柯接

境五溪遺風伯師號精天傳作師號滑服漢則宋均

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傳作宋均
甫肇靖溪山楊興師遂開展境溪州彭士愁傳作彭
士然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傳歷作立千作百亦
不慮于小民記亦作必剽掠耕桑傳剽作擾壁創不
基傳肇作大方振聲明傳明作名各請効命傳作各
効命土付以偏師傳付作士結寨馮高傳寨作阻固
甘衿甲豈暇投戈傳脫豈暇投戈惟作因甘衿恤彭
師杲作嵩崇侯威德以歸周傳作崇虎乾加檢校太
保傳無就字底平靈理傳作居平荀君親之厚施傳
作厚德垂于子孫傳于作子敢忘賢哲之蹤傳敢作

可我王鑄柱庇黔黎傳我王作誕今五溪之衆不足
馬傳馬作平溪人畏威仍感惠傳作思納質納質歸
明求立誓傳作棄汚歸口求立誓案任臣依記文爲
傳益未收銅柱元文所据名山記及廬道南楚紀或
近方志所載是以脫謬至此也記後勒誓詞與彭氏
官屬銜名任臣亦未收 案題名中馬希廣彭師杲
二人並見歐史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師杲卽士
愁子史以愁爲然杲爲鬻非也十國春秋廢王世家
書希廣當文昭王時不著其官師杲傳官亦畧証之
此碑題銜皆足補遺又州名夔州忠彭州南州高州

湘州向化州保靜州來化州感化州古州謂州縣名
如金唐官制其職事者大理評事錄事丞軍知軍州
事別駕鈐轄團練都監巡檢司馬左義勝第三都都
將左歸義第三都都將靜寇都指揮使副兵馬使靜
邊都指揮使節度副將知後官知使防邊營節度衙
前兵馬使節度左押衙溪州左廂都押衙左廂都虞
候金澗里指揮使砂井鎮遏使三井都管使巡檢使
排軍指揮使教練使討擊副使都招安巡檢使統軍
使同十將知軍州諸名地里表百官表未收

授堂金
石跋

按五代馬氏王楚時彭士愁引錦溪州蠻入寇在

天福四年八月及其子師杲納印請降在五年正月銅柱之立即當是時此事正史所書頗略薛史及通鑑僅較歐史爲詳然此記文共千餘字又誓狀二百餘字於搆亂歸化始末斑斑可見其中如士愁作士然師杲作師高李宏舉作李宏皆足以正諸史之誤詳前人跋中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據名山記及廖道南楚記得有銅柱記文錄入李宏舉傳實則未見拓本故所載謬漏頗多且以彭士然銅柱亦作仕然斷從歐史而辨通鑑之誤不知記文愁字顯然正與薛氏史合是非倒置殊未然

也是刻前後題名者七十四人彭氏適居其半惟
士愁師杲二人稍可攷見餘皆不得而知矣記述
希範之言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
側于龍編樹銅柱于象浦昭靈王卽漢伏波將軍
馬援也希範自以爲援後故因伏波故事仿鑄銅
柱耳後漢書及通鑑皆不載鑄柱之事據寰宇記
嶺南道九德縣古越裳國後漢遣馬融討林邑蠻
自交趾循海隅隨山刊木開陸路至日南郡又南
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又南行二千餘里有西屠
夷國援至其國鑄二銅柱於象林日南界與屠夷

分境以紀漢德之盛後漢書但云緣海而進隨山
刊道千餘里而已卽西南夷傳亦未之詳也此記
并載銅柱銘金人汗出四語尤足以裨史鑑之缺
再攷唐武德初諸蠻歸附始置巫錦溪富叙等州
旋置麻陽縣錦州大姓彭氏舒氏向氏因彭氏處
以上下溪及保靖等州至楚衡陽王時彭師杲以
錦溪獎三州歸附立銅柱於下溪州爲界在今辰
州府西北一百十里至宋建隆三年慕容延釗平
湖湘知溪州彭允殊偕前溪州刺史田宏斌卽題
名中
田宏斌等列狀歸順乾德五年溪酋彭允足入朝授

濮州牟城都指揮使以其據險持兩端因置內地
羈之景德三年辰州蠻攻下溪州刺史彭儒猛擊
走之溪州刺史彭文慶率溪崗蠻來朝大中祥符
六年辰州溪崗都指揮使彭進武數寇邊降詔招
諭進武詣吏請罪復勞之天禧元年辰州都巡檢
使李守元攻白霧團斬蠻級降其酋三百人而彭
儒猛叛知辰州錢絳等斬降千餘人儒猛亡執其
子仕漢歸京師未幾儒猛降詔至明灘歃血盟而
遣之授仕漢殿直處之西京後遁歸引羣蠻爲亂
儒猛以聞詔嘉其忠天聖七年下溪州刺史彭仕

端使其弟仕義貢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命仕義爲
刺史仕義有子師寶景祐中知忠順州後以罪絕
其貢自咸平後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
以爲利有罪則絕之後師寶數自訴請知上溪州
皇祐二年始從之朝貢如故寶元二年辰州結獠
三千款附彭仕義邀擊之有其地自號如意大王
補置官屬將爲亂其子師寶携妻至辰訴父不法
知辰州宋守信率兵深入仕義遁其官軍戰死者
十六七守信坐貶蠻遂數寇邊吏不能制朝廷遣
吏諭許改過裁省五六七州貢奉久之仕義仍歸

所掠兵丁率蠻七百飲血就降卽辰州界喏溪據
守其姪師晏攻殺之納誓表於朝歸喏溪地并獻
皮白洞地界詔以爲下溪州刺史熙寧初湖北提
刑趙鼎言蠻衆欲內附辰州辰州布衣張翹亦上
書請先招下富峽二州敗餘州皆可郡縣詔下知
辰州府商度請加翹言因遣章惇爲察訪河北經
制諸蠻事以石鑑爲湖北鈐轄兼知辰州助惇經
制乃置羈縻州三十六而下溪州大彭氏居之時
江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彭師晏誓下州崗諸蠻
各以其地歸版籍詔修築下溪城并置砦於茶灘

南岸名曰黔安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道
師晏詣闕授京東州都監彭氏於五代後反覆不
靖如此至元初下溪州彭萬潛改其州爲永順軍
民安撫司及明嘉靖中苗大叛永順宣慰彭宗舜
保清宣慰彭蓋臣尙助官兵征討悉土愁之後至
今猶爲土司焉蠻人極重銅柱故太平興國七年
詔辰州不得移馬氏銅柱而 本朝辰州府知府
王某以銅柱立千有餘年其文可攷今各崗土司
不遵前約妄構難端或焚廬舍或擾耕桑或掠人
民或行竊盜並非其祖歸命定盟垂示永久之意

請將墨搨記文飭示各土司官苗俾各如約遵行
永安邊土督撫從之具著辰州府志蓋是記之重
於蠻陬又如此百餘年來尙蠻反側不時屢有鈔
掠致勞軍旅故詳載其始末以告大吏之善爲撫
馭者嶺表錄稱伏波銅柱舊有刺史韋公幹刺愛
州其柱在境公幹利其財欲椎鎔之土人不知援
所鑄以爲神物訴于都督都督移書辱之公幹乃
止然則援鑄之柱久已不顯而五季所鑄猶能使
苗民懾服金石傳流蓋非偶然而官知府者尙知
拓文示衆其視公幹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記文乃遷州城

于平岸溪之下作乃遷州城下于平岸溪之題名
都指揮使彭文仙作都指揮使皆鑄造時鑄鍊

義成軍節度使贈太保史匡翰碑

碑高一丈七寸二分廣五尺四寸二十
八行行七十字上載殘缺正書在太原

上功臣義成軍節度使觀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等
使起復冠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尚正員
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上□□□□□□□□
□缺 贈太保史公神道碑銘 并序

朝議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知 制誥臣陶穀奉 勅
換

待 詔朝散大夫太府卿賜紫金魚袋臣闞光遠奉

勅書

上輔蜀望帝之洪苗楚倚相之厥靈迨于戰國世爲史
官周崇江漢之祠已疏王爵漢重金張之族遂寵侯封
令望不衰奇才間出長江激浪下嶓冢以方舟寶劔騰
品發□□□□積善所宜於有後享富貴者累朝大
勲不可以中微啓茅土者數世事詳圖諫功備鼎彝大
王父諱懷清皇任安慶九府都督王父諱敬思皇任安
慶九府都督顯考諱建□□□□兼九府都督贈
太保 公卽太保長子也分太白之精稟峒山之英笑
厲儒之老一經拜神姝而學五兵懷鼓篋之心行有餘

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天祐中王室寢□□□□
□陸之龍地竟開生郊之戎馬成羣時□

宗已合樂□將旨義舉定玉帳一匡之略提金壇百勝
之師戰於兩河決平多墨以公人才地望宜副頒條
起家□□□□□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
督同光初

莊皇受命梁祚告終騏驎闕於

東陵焚馘入於南斗頁□□□□□雖曰一家橫戈
而猛士守方未安四鄙將寧邊徼特委警巡以九府都
督充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解職授天雄軍牢城都指

揮使遷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恩遠降時議爲輕遙領百城仍兼九府轉檢校戶部
尙書澠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刺史如
故明年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兼九府都督

□□□□□□也八口大定萬國來朝將實憲於騎
軍已平敵國牧寇恂於河內俾惠一方授檢校司空懷
州刺史政成轉控鶴都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

駟馬都尉虎賁三百□□□□□魏闕九重謹門闕
於清禁園田待理漢殿掄材功臣旌佐國之名出牧奉
尊城之寄渤海守布解繩之政化浴下車淮陰侯有授

鉞之才口膺推轂謀於良師屬在舊勳□□□□□
鷹揚之勞軾前熊伏寧淹豹變之期齋壇峻而金鼓嚴
麻案宣而油幢出漢壘接平陽之第禹河連沁水之封
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儒之遺俗綽有政聲當
四□□□□□□□命之爲伯加食邑通前五百戶方司
外禦俄迫內艱居喪爰疚於塊苦有司不避於金革

大君有命難違燕土之恩開國承家遂奉墨
綬之制授起復冠軍□□□□□吾衛大將軍員外置
同正員依前充節度使列旌旗於衛幕再勵分憂泣風
雨於梁山難勝永慕海運方遠峯摧若何遺封章而不

忘戴君對符印而猶思擇師三陽莫辯□□□□之
鍼六合至寬無處問迴生之草管輅憐與才之歎仲尼
興有命之言名不遂而功不成生何足貴令其終而善
其始歿且奚寬以天福七年三月十六日寢疾薨于鎮
享年四十□□□□人罷市年光似箭訝天道於張
弓日遞高春輟時情於相杵有

詔贈太保喪葬

之儀並從加等越明年太歲在癸卯孟夏四月二十有
三日庚午歸葬于北京太原□□□□也銘旌前導
鹵簿分行何須陶氏牛眠方爲吉地不待滕公馬立白
得佳城載惟積慶之家須及莫京之輿尙

魯國大長公主車服有容實般帝之歸妹禮華□□□
□□之王姬半枯旋歎於未亡一慟代問於晝哭風飄
寶匣鬢成別鶴之悲塵暗粧臺未結孤鸞之恨嗣子四
人長曰彥容宮苑使漢州刺史次曰彥澄彥琪並西頭
供奉官幼□□□州別駕以于公之陰隲門合容
車以鄧氏之舊親家宜藏策寵旣隆於弈世榮豈讓於
重侯近朝以來莫之比也嘻以 公之忠肅恭懿宣慈
惠和求福罔同見義有勇秉□□□達招延無間
於後生不積財而□務藏書不憂家而唯思報國求諸
時彥我無□焉宜乎享大年躋極品上擊九萬里直聳

一千尋而陽報無徵天賦有限極公侯伯子男□□□
□□□生而無成守溫良恭儉讓之言得以謂歿而不
朽將傳來裔期播徽音合從魯國之褒方盡延陵之美
臣才非日地職在□□仰 □□□□□功聞□
家□之□德虔遵 睿旨強綴斯文屬詞而

徒罄揄揚序事而多慙漏□鞠躬抒思再拜銘勲將招
岱岳之魂輒効楚詞之意銘曰

□□□□□惠且貞事

明君兮信而誠藏

采書於周廟□征較於漢營年旣謝兮時正來河方誓
兮山告頽訝陰隲而已矣歎陽報而哀哉□□□□□

□□□

帝鄉

丹旄悠悠兮下山陽隔

兩鄉之明月陟千里之宏壘龜告吉兮蕃言臧年惟利
兮日其良繁萋草於原上揭豐碑於路旁 缺 □兆鶴 且
白兮來翔傳千口兮萬代播蘭杜之芬芳

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六月丁未朔十四日

□或楊稠鑄字

史駢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
深陷于地村民語予土不可搨搨之尺則更深尺予
強令搨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
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儷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

其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辭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

史傳合矣

曝書亭集

匡翰石敬瑭之婿也尙魯國大長公主而不見于史大王父懷清王父敬思父建闕皆任九府都督翰以駙馬歷官通顯並無功績可紀穹碑巨碣止署官階而已

金石錄

石碑文尙完好惟每行之首損去五字匡翰建瑭之

長子也碑於建字下空文以避晉諱而建瑋父敬思獨不避蓋當時著令止避下一字也建瑋死贈太保其祖懷清任安慶九府都督皆五代史所不載而敬思爲九府都督亦當有安慶字史省文爾朱錫鬯云史稱歷鄭州刺史而碑不書按五代史本云鄭州防禦使不云刺史此朱氏記憶之誤予讀碑文有云國田待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又云齋壇竣而金鼓嚴庥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蓋匡翰由鄭州防禦使拜義成節度而鄭州元在義成軍管

內碑固未嘗不書也陶毅之文排比鋪張頗爲親切而閻光遠書法圓美五季石刻如此者亦罕矣

潛研堂金

石文
跋尾

按匡翰建瑋之子薛史有傳歐史附建瑋傳是碑所載匡翰歷官行事頗詳惟首行功臣之上是當時賜號碑旣缺蝕而史亦未及卒莫知其何號也碑叙歷官多與薛史合惟匡翰由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遷檢校刑部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及起復冠軍□□□□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傳所不載而其授檢校司徒以下諸職鄭州防禦使

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內河隄特
使丁母憂起復本鎮碑未及傳述爲異耳至歐史
則僅云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
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
節度使不及薛史之詳也碑于梁唐晉三朝除授
各官皆歷歷叙出而自檢校司徒以下諸職但以
漢壘接平陽之第禹河連沁水之封云云括之似
與通篇文例不合况後文有云依前充節度使而
前此實未見節度使字樣當是撰碑時偶爾脫漏
不必曲爲之說也匡翰尙魯國大長公主歐史以

爲高祖之女薛史以爲高祖之妹碑云車服有容
實殷帝之歸妹穠華□□□□之王姬亦未能
定其孰是攷高祖本紀天福七年帝崩年五十一
徐無黨注云五十二而匡翰之卒亦在是年年已
四十八公主之齒當與匡翰相若疑從舊史爲長五
代會要晉公主不載魯國公主可據此以補其缺
而金石錄補乃云匡翰尙主不見於史何其踈歟
碑爲陶穀奉勅撰書丹者閻光遠宋史穀傳稱在
晉時以李崧和凝奏爲著作郎集賢校理改監察
御史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碑題朝議郎尙書虞

部員外郎知制誥臣陶穀正其時所居之官穀傳
又云晉祖廢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
言多委愜爲當時最今讀碑文叙事有體華實賅
備宋史之言爲不誣矣

移文宣王廟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九寸七分二十七行
每行十八字至二十字不等行書在大荔縣
勾官楊思進書

清泰中道初領鎮之時徧謁 廟之際再拜

宣聖久立荒祠後臨街而地位窮前逼城而日光少羊
觸藩而來者衆豕負塗而去者多兩信納汗風知遂臭

顧以濫爲弟子忝作公侯得富貴而因詩書擁旌旄而
輕俎豆何以爲漢相何以見魯人遂申如在之誠別卜
惟新之所乃移於通衢之北在馮翊縣之西蠟筮相從
官吏相合不煩隨正不擾里胥不妨農不害物畚鍤者
楨幹者斧斤者繪者一無闕垣墉棟宇棧梯階序門屏
一無闕自山龍已降至絺繡一無闕河目海口堯頭舜
項之相亦依然其文也布在四方其教也傳於万代依
其教者順而正違其教者逆而邪德与天地齊明与日
月等昔賢云自生人已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非此心此口而可稱讚時以拙於爲政昧於

立功民未蘇而責躬 廟纒成而赴

闕別離七縣倏忽十年今又此來固非所望手持龍節
顯奉 新恩目覩

象環虔瞻舊制於滌沮之地有洙泗之風念伯魚之學
時可知家法想祖龍之焚慮自堯皇圖今逢下武之時
無失上下之節公卿葱睦侯伯皆忠將戡干戈永安
宗社文武之道邦家之基其分

宵旰之憂同保車書之運老夫之幸明神所知謹以崇
儒移廟之懇紀於公門南之左時開運三年正月十五
日記

守正宏德保邦致理功臣匡國軍節度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使持節同
諸軍事行同州刺史上柱國秦國公食邑八千五百
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馮道

按碑馮道撰記其再鎮同州時移建文宣王廟始
末僅四百餘字文云清泰中道初領鎮之時徧謁
廟之際又云民未蘇而責躬廟纔成而赴闕別離
七縣倏忽十年今又此來國非所望攷舊史道本
傳云唐末帝嗣位以道爲山陵使禮畢出鎮同州
道爲司空又晉少帝卽位出道同州節度使

歲餘移鎮南陽

歐史作移鎮成勝

據碑所稱移建孔廟適

當是時而其移鎮南陽當在開運三年正月以後

自清泰二年乙未至開運三年丙午中隔十載所

謂別離七縣倏忽十年也陶岳五代史補載道鎮

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狀付判

官叅詳其事判官素滑稽因以一絕書判後云荆

棘森森繞杏壇儒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

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覽之有愧色因出俸重創

之今碑文自敘移廟之事其言似出至誠且云濫

爲弟子忝作公侯得富貴而因詩書擁旌旄而輓

俎豆何以爲漢相何以見魯人云云詞甚排惻自
非有激而爲此舉者酒務出財判官滑稽之說恐
未必確抑道旣出俸重修欲雪前憾故作此誠敬
語耶碑末題銜稱守正宏德保邦致理功臣匡國
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師兼侍中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上
柱國秦國公食邑八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
戶自匡國軍節度使外歐史皆略不載薛史述其
長樂老自叙一篇所記生平仕履甚詳云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再授匡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

置等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再封秦國公上柱國守
正崇德保邦致理功臣皆與碑合惟宏德作崇德
彼此不同疑傳寫之誤當援碑正之

金石錄編卷一百二十終